

新夜郎文艺丛书
XINYE LANG WENYI CONG SHU

碎 麦 草

S U I M A I C A O

杨打铁/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碎 麦 草

S U L M A I C A O

杨打铁/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碎麦草 / 杨打铁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4.6

(新夜郎文艺丛书)

ISBN 7-221-06591-8

I. 碎… II. 杨…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4) 第046097号

新夜郎文艺丛书

碎 麦 草

著 者: 杨打铁

责任编辑: 黄 瑛

封面设计: 张 宇

版式设计: 梁 晴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贵州省贵阳市中华

北路289号

(邮编: 550004)

印 制: 贵州兴隆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4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04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50mm × 1168mm 1/24

印 张: 8

字 数: 170千字

印 数: 1000册

书 号: ISBN 7-221-06591-8/I · 1376

定 价: 1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杨打铁：布依族，在吉林省
吉林市出生长大。毕业于中央
民族学院汉语系。曾在新疆工
作八年，现在贵州省文联《山
花》编辑部工作。十年前开始
中短篇小说创作，《碎麦草》
系第一部作品集。

序

■王 黔

许多年以来,杨打铁就一直是贵州公认有实力的小说家之一。她始步入文坛时,即以《远望博格达》等小说,与其余几位青年作家一道在贵州文学的天空里刮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旋风。他们曾因此被称作“贵州青年作家群”。转眼十几年过去了,当年的“青年”如今已不复青年,而当年的“群”如今已散为风烟,只有寥寥几人还在坚持着孤独的创作,为那一段色彩苍白的贵州文学保留了可贵的元气。

可即便是大浪淘沙之后所剩的几粒石子之一,杨打铁在界内的形象与影响,与这种实力,与这种价值显然是不相符的,甚至她自己也因此对自己的实力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怀疑。

所以当我拿到她即将结集出版的这部小说集时,一种惋惜顿时涌上心头。毋庸讳言,她显然是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被界内,也被她自己——尽管她一直在为打破这种忽略而努力。

杨打铁的作品并不多。说实话,这是她,也是贵州作家的一大不足。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发表作品以来,她公开发表了十多篇小说。可也就是这十多

篇小说,让我感受到很多作家都逐渐失去了的、深到骨子里的慎重和凝重。这种对文本的慎重和凝重令我动容。

尤其要提到《铁皮屋顶》和《短期旅行》。我认为这两篇小说充分呈现了杨打铁对小说文本运作的尊重及其运作的成功,充分代表了杨打铁的美学向度和艺术成就。这两篇小说在贵州当下创作中当称作精品而不为过。

这些年来,当我零零散散地读到杨打铁的一些小说时,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弗吉尼亚·伍尔夫的那句话:“一个作家灵魂的每一种秘密,他生命中的每次体验,他精神的每一种品质,都赫然大写在他的著作里。”这句话在杨打铁身上是如此适宜,就像也完全适宜于形容她的伍尔夫的另一句意味几乎完全相反的话:“(我的作品)每一部都朝那个虚构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上堆积一点,我则把它像假面具一样戴着在世上走。”

几乎在每一篇作品里,杨打铁都在展示自己的同时把自己隐藏,仿佛那些她已经展示的和尚未展示的都是她痛楚的伤口。或许这正是她忽略自己,让自己犹豫,甚至陷入迷惘和懒惰假象的一个借口。

假面与自白。假面的自白,自白的假面。

更贴切的说法是,她故意让文字,让小说在文本上掩饰和掩盖了自我的痕迹。

她总是竭力追求一种完善的叙事,以至于过犹不及。当然,这种在文本上追求完善的企图,已足以令她在贵州文坛占有一席之地。像《铁皮屋顶》,像《碎麦草》等小说,从语言到架构,从字词到句段,从貌似平实简单的凝重到偶尔间禁不住的神思的小小飞翔,她的作品已经挣脱出技巧与审美的限囿,进入到对存在的诗性沉思。

但是,这种完善文本的企图后面,是一种深深的,同样是深在骨子里的疲态。这种疲态体现在她小说中对更深之物的追问之缺席上。像她目前最长的小说作品《心作良田》,这篇长达三万多字的中篇集中整合了她“在世界之中”的体验片断和她对这个世界的兴趣、想像。小说很自如地控制着一个足够扩展为长篇的,浓缩了一个地域、一个家族、一个时代、一群人物的心灵史的故事。从文本上说,达到了她所能达到的境域;但作为一种对自己独特的生存经验的构建来讲,它完

全可以更完整,更深刻,对读者的心灵造成更严重的侵略。

也许这是一种迷失?

也许这是一种怅惘?

在当下时代,物的无限制冲击使精神的自由与退缩同时成为可能。精神的退缩无形中使文学向引领性的高度作无言的挥别。也因此我在阅读杨打铁的小说时,黯然思索在我们的文学之路上,什么东西在逐步远去?

不光在杨打铁身上,不光在小说身上,非常普遍地,内心的无度与失重已使个体失位。

可见,某位作家所说的“内心已死”,某种程度上已成为现实。

我以为,杨打铁目前的创作走到了一个临界点上,越过去,就是另一片天空。虽然有时杨打铁有“无聊才写作”的戏言,但我想,杨打铁是一直难以摆脱内心隐约的焦躁不安的,所以她在努力地与临界点的束缚争斗着。

在此情况下,坚持与挺立将决定一切。

我曾这样写过:“为内心的自由而写作,为对边缘的坚守而写作,为对灵魂的不懈颂扬而写作,这正是诗人之为诗人的使命所在。惟有珍视自由与边缘,珍视灵魂与内心隐秘之痛,以自由与边缘对视庸常的心灵与权力话语,才能使诗歌写作保持永不枯竭的想像力和创造力。”

诗歌如此,小说何尝不应如此。

一个作家,理应具备与其雄心或欲望或使命相称的文化背景和精神深度。

这是我坚信的一个准则,愿与杨打铁共勉之!

是为序。

2003年10月14日于贵阳

目 录

铁皮屋顶 /001

碎麦草 /014

短期旅行 /029

全家光荣 /041

远望博格达 /053

无人落水 /075

雨中序曲 /088

桑塔·露琪亚 /104

他们在阳台上 /122

槐下(外四篇) /131

老狼来了 /138

心作良田 /145

铁皮屋顶

发现

我们溜进老校长家的院子，扒窗朝屋里看。炕上没有兔子啊！安武说，听你的话光上当。我刚才帮他家送一封信，确实看见炕上有四只小灰兔，急急忙忙地啃着一棵大白菜。把白菜心说成大白菜，不应该算撒谎。

老校长早就死了，他的夫人是个白头发的老太太。很多人都喜欢县一中，这所老学校有一座绿顶灰墙的老楼，一株最能打动人心的老榆树——倒不是因为它被人圈进了铁栅栏里。我们家就住在一中校园里，和老校长家同一栋平房，中间隔着好几户人家。从院子里出来，穿过两排大柳树，走几步路就是操场。

老校长有个沉默寡言的儿子，除了吃点东西整天睡大觉。本来他在一中教书，“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他被赶到四层楼的铁皮屋顶上劳动改造，摔下来就成了现在的样子。当时我爸也在楼顶上，他俩都是摘帽“右派”，一人拿着一把刷子，合用一小桶墨绿色的油漆，一起从坡面房顶的边缘往上刷。站在楼下往上看，这两个穿蓝衣服的人缩小了好几倍，几乎分不清谁是谁。他俩坐着刷好了一片油漆，然后蹲起来慢慢地向房脊倒退……老校长的儿子出事后，有人来我们家调查，问他是自己跳下去的呢还是不小心滑下去的。爸说我没看清，有几次我都

碎麦草

差点滑下去了。以后老校长的儿子只管昏睡，工资照拿。爸则天天为他取牛奶，有时还帮他家买煤，劈柴。

老校长的夫人头发朝后梳得光溜溜的，拢到后脑勺绾个疙瘩髻儿。我说她没准儿有八十岁了，眼睛又圆又亮，皮肤多白！看她的小嘴，吃东西还闭那么紧，胖嘟嘟的腮帮子一动一动的，像不像一只大兔子？安武就是安武，他说人怎么会像兔子，你又开始胡扯啦。老太太吃完一块糕点，擦擦手，掀她儿子的被窝——四只小灰兔急急忙忙地窜出来，扑通扑通往炕下跳！

这下安武可傻了眼。我也没想到，小兔子竟藏在被窝里。

“不许动！”有人在背后喊。

“你是谁？”我一脚踩空，蹭破了膝盖。

“我是谁？我可能是一只蝙蝠。”说话的是个大男孩，长得挺白，笑嘻嘻，晃悠悠的，好像他不想长那么高，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们想学雷锋做好事，可是这家人不给开门。”安武真会撒谎。

“我认识你俩，你叫安武，她叫安文，安老师家的双胞胎，没错！我刚想到一个成语，如虎添翼。老虎长翅膀还了得！”

“老鼠长翅膀呢，厉害不厉害？”

“安文别跟他废话，好像他什么都懂！”

蝙蝠伸出手嘭嘭敲门，回过头问我们进去不进去。我看安武那架势，好像已经把人家揍了一顿，准备撤退了，就悻悻地说不进去。蝙蝠对我们说：“以后想学雷锋尽管来，最好带点青草和菜叶子什么的——喂兔子。”

我 们

我们家的小弟弟不会说话，才四个月，躺在炕上睡着了。安武问妈，能不能把兔子放进被窝跟他一块睡？妈说这是哪来的馊主意，你跟兔子一块睡行吗？我咋咋呼呼地说老校长的夫人就这么做，四只小兔子哪，全在她儿子的被窝里！妈说兔子有股臊味，爱乱拉屎，太不卫生啦，那老太太真是越老越糊涂。

我们家有四个孩子，两男两女。我们家养了四只鸡。屋里的墙上贴着一张年画，画上不多不少正好有四个小孩。这一年，年画上的四个农村小孩，脸蛋通红，鼻子眼睛就像一个模子磕出来的。画面上正下着雨，禾苗青青，小河里浪花翻腾，一个女教师撑着黄色的油纸伞护送他们过桥。四只来亨鸡长得白白净净，每天一大早出门，不用人找，天傍黑自己会回家；如果房门关着，鸡就叨叨叨用尖嘴敲门：我们回来了，我们回来了。回家有半盆包米面拌碎菜叶和一碗清水，不一会儿我就给它们准备好了。天黑下来，爸把鸡扣在一只藤筐里，看看天，兴许要下雨，于是找出大洗衣盆扣在筐上。

老校长的夫人拿着手电筒上厕所，经过我们家门口时爸正站在院子里抽烟，她跟他打招呼：“安老师干啥呢？”爸说：“赏月。”老太太从厕所回来又经过我们家门口，朝天上张望一眼说：“今天这月亮——”爸紧接着说：“朦胧。”

老太太的脑袋银光闪烁，缠过的小脚走路没一点声音。

老校长家的人都有点不同凡响。也许是那几只兔子，弄得我和安武心神不定。

一家六口睡在一铺大炕上，关上灯后，安武叫爸帮他做一个兔笼，他打算养兔子。现在是春天，校园边上长出了青草，等到放暑假，草就疯了一样窜到操场上了。安武倒没傻到去操场上放牧兔子的地步，他是想说服妈妈，守着一中的大“草场”，养兔子不用花一分钱。同样是吃草的动物，我说还不如养一只母山羊呢，咱们可以天天挤它的奶喝。这个想法固然不坏，但他们认为比不上吃兔子肉来得容易，再说他们对别人家没做的事没有一点把握。安武许愿，不但有兔肉吃，等到了冬天，我们都将躺在兔皮褥子上睡觉。我提出替换爸为老校长家取牛奶，妈打开灯给小弟弟换尿布说，怎么回事？你们两个突然长大了吗？我说咱们家只有俩人糊里糊涂地过日子，那就是五岁的妹妹和小不点的弟弟。安武呵呵傻笑说，老校长的儿子相当于咱们的小弟弟，只会整天睡大觉。妈妈说你们别笑话别人，当初要是爸从房顶摔下来，这会儿我们还不知多悲惨呢。

一颗牙齿

几乎是每天晚上,我刚闭上眼睛就有一队没穿衣服的人影出现。他们一个挨一个地走啊走啊,不知有多少人,也不知要去哪。他们就在我眼前,可又离我很远,除了白蒙蒙的影子,什么也看不清。有时他们好像是慢悠悠地走在高低起伏的山路上,有时又不像是人影,是人坐在火车上看到窗外快快闪过的电线杆子。有一次,我发现一队人影中的几个家伙走过去又回来了,感到非常吃惊。她怎么会认出他们几个呢?本来看上去都一模一样啊!后来还有让我更吃惊的事情发生了:白影子就像是一排牙齿,靠近中间的地方缺了一颗,明显地留下一个空儿。于是,这么一排牙齿走过去又回来,折腾了半天,干脆就站住不动了。他们想干什么?我不敢喘气,说不清自己藏身何处,却生怕被他们发觉。平时我们掉了牙齿,按老规矩应该把失落的牙齿捡起来,上牙扔到房顶上,下牙丢进阴沟里,这样做新牙才不会长错地方。假如这些白影子真是人嘴里长的牙齿,那就好办了。他们不是丢了一个伙伴吗,那就去房顶和阴沟找吧。要是找不着,我情愿拔下一颗牙送给他们。

白影子最初出现的时候,我吓得全身消失,只剩下一颗咚咚跳的心。没人能帮我,我身边的安武死了一样,连梦都不会做。慢慢地习惯了,我闭上眼睛就会想:白影又该来了。我并不喜欢这样,可是没办法,再说那些白影子也没啥害处,一会儿就把我晃得晕乎乎地睡着了。



安武挺佩服蝙蝠,他亲眼所见,这家伙跑得飞快。一帮小流氓提着刀跟在他身后猛追,砖头瓦块嗖嗖地甩过去,可他一眨眼就没影了。后来蝙蝠告诉安武,他把那小流氓头子收拾了一通,这事才算完。

老校长的夫人是蝙蝠的姥姥,那个昏睡者就是他三舅。他爸和他妈离婚了,

他和他妈住在师范学校时蝙蝠在一中只读过一年，他三舅出事后他就转学了。那时我爸教他语文。他说：“安老师很有学问，不过不太适合教书。”爸说话带挺重的南方口音，蝙蝠说他把门前放两个岗（哨），读成了门前放两个缸。安武听他说起这事才恍然大悟，怪不得邻居的小孩骂过我们：安大缸，安大缸！安武回家跟我这么一说，我觉得我们好端端地被人砍了一刀，恨死了蝙蝠。

有一天蝙蝠来叫我们去拔草，我说不去，可是很快我就带上妹妹去了操场。

一中操场在黄昏里，空旷得说不像草原，也像一大片庄稼地。草尖闪着金光，树叶簌簌发响。说是拔草，其实是连揪带掐，不要草根。我们专门选那种又扁又宽的草，蝙蝠说这种草兔子最爱吃。真正的蝙蝠绕着圈飞，好多只，飞来飞去天就黑了下来。我们脱下鞋，一只一只地投向蝙蝠。以前不知听谁瞎编，说蝙蝠喜欢往鞋里钻，其实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扔出的鞋惊得蝙蝠乱纷纷的，找鞋的时候人就像动物似的在草里爬，非常有意思。玩累了，我一边往脚上套鞋，一边忍不住哧哧笑着问蝙蝠：“你为什么说自己可能是一只蝙蝠？”蝙蝠感到莫名其妙，他完全忘记他说过话了，但他告诉我，他喜欢这种既不是老鼠也不是鸟的怪物，所有乱七八糟的东西他都喜欢。

“你们听说过‘炸尸’没有？”他突然问。

“炸尸谁不知道？就是死人扑腾一下站起来，直愣愣地往前走，撞上什么东西就完了。”这是安武的回答。

妹妹吓得哭了起来。

我补充一句说：“人刚死的时候，小猫小狗或者别的动物闯到他跟前才会炸尸。”

“对极啦！你俩真聪明。现在，我得回家了，请帮忙把这些草送给我姥姥。安武不是要养兔子吗？我已经跟她说过了。”

我望着蝙蝠渐渐融入夜色的身影，灵机一动，对安武说，整天昏睡的人应该比死人容易“炸”起来。安武想一想，觉得有道理。老校长的夫人把兔子放进她儿子的被窝，肯定有这个意思！太可怕了！我们把草扔在老校长家院子里，撒腿就跑。

白蝴蝶

我们家的院子不大，别人家也这样，都用密密匝匝的小榆树围起来，修剪整齐，不让它们长高。院子里种包米和豆角，豆角蔓往包米秆上爬。没人种牵牛花，它们自己长出来，缠住榆树不放，开着紫色、白色和粉红色的喇叭花。瓢虫的俗名叫花大姐，也喜欢榆树，贴在榆树叶上，像黄豆瓣那么大。依我看来，有些花布是照瓢虫身上的花色图案印成的，我妈就穿着黑底红点的衣服。

白蝴蝶多得要命，谁家花多就爱去谁家。白蝴蝶最喜欢韭菜花，只有老校长家有韭菜花，白蝴蝶就成群结队地飞去了。韭菜花和白蝴蝶，白花花的乱成一片，又繁忙又晃眼。我趴在老校长家的榆树墙上，把一根尖梢上拴着一只小纸片的树枝伸进院子里，慢慢地摇晃，小纸片旋转跳跃，不一会儿引来一只又一只的白蝴蝶。我举着树枝，带领一串快乐的蝴蝶往家跑。提前跑回家的安武，等在大敞四开的门边，见我一冲进屋就赶紧关门。安武在外面问：“多少只？”我捂着耳朵，生怕蝴蝶翅膀上的粉末使我变成聋子，眼睛巡视着，数出七只蝴蝶，高兴得大喊大叫：“别开门！”

轮到安武时，这家伙心太急，胳膊乱甩，逗不来几只蝴蝶。有时只带回那只疯狂旋转的小纸片，几只白蝴蝶跟着他飞到半路全溜了。我说没关系，你重新来，反正蝴蝶多得逗不完。

老校长家

因为到处找不上一块铁丝筛网，安武真正想要的一只兔笼就成了泡影。他和爸用砖头碎瓦搭了一座小小的房子，安上小木门和木栅接地窗，先让四只鸡住了进去。

我每天早晨取三瓶牛奶，自己家一瓶，老校长家两瓶。我拿着一只空奶瓶走进老校长家的院子，从窗台上取走两只空奶瓶，过一会儿放上取回的牛奶。我来

来回回出入老校长家的院子，顺便扒窗朝里看一眼。

这次我和安武一块去老校长家，到了门前我又唠叨说：“她儿子最好别‘炸’起来。”安武满有把握地说：“那才有意思，咱们不就是想看热闹吗！”

四只大灰兔在屋地上玩，老太太让我们挑选，说全拿走也行，她还有四只小的呢。安武说两只就够了，最好是一公一母，好下崽。老太太把两只未被选中的大兔子抱出屋，放进院子里的仓房，回来对我们说，别忙走，把鞋脱了上炕坐一会儿。她家的炕也又低又大，占去整个房间的一半。她儿子睡在炕梢，那里有些昏暗，不想看就看不清，不过确实有一股浓浓的兔子臊味。被窝很平静，不可能藏着兔子，挺让人失望。

“你们可以跟他说话。”

“他听得见吗？”

“他的病会好？”

“他没病，就是贪睡。嘿，你醒醒，安老师家的双胞胎看你来了。你们跟他说话，他听得见，眼睛还一眨一眨的呢。”

他看上去就是睡着的样子，一点也不让人害怕。我不知道跟处于睡眠中的人怎么说话，何况还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天上飞呢。他做梦就会飞！我很吃惊。老太太说她做梦也会飞，不过是一遇到危险才飞。我记得小弟弟还没出生的时候，我妈的肚皮上的小包不止一个，一会儿鼓起来一会儿缩进去。妈说那是胎儿的拳头和脚丫子。我不敢摸那小包，有点厌烦，甚至恶心。一个人要是睡着了，就跟在荒郊野外的坟墓里差不多。这种地方，除了自己，别人无法进去。即使你能进去，你见到的那个人肯定不是平时的样子，也许跟人还不一样呢。安武却架不住老太太的鼓动，假惺惺地对他儿子说：

“你醒醒，一中快开学了。”

“别让他教书了，他早就烦了。”

老太太拿出点心盒子，里面只剩下一些点心渣子。她说明明有两块核桃酥的，见鬼了，跑哪去啦！我恍恍惚惚看见她儿子眼睛动了一动，好像还笑了一下。我说，肯定是被人偷吃了。老太太找出一大块包在手绢里的冰糖，刚递给安武叫

碎麦草

他砸碎，马上就反悔了，说算了吧，这块冰糖有年头了，还是那么甜，她想起来就舔几口，不信你们试一试。真恶心，这块冰糖不知让她舔了多少遍，我们可没一点兴趣。

“你说他做梦会飞，”我问道，“是他告诉你的吗？”

老太太怔了怔，她说是我说的吗？我怎么知道他会飞？

我气蒙了，难道是我的脑筋出了毛病！刚才不是她亲口说的吗？说她儿子在梦里，忽悠悠地扇着大翅膀到处游逛。我问安武，是不是？安武说好像是这么回事。

老太太生气了：“唐诗三百首，你说哪一首我背不下来？”

这关唐诗什么事！有的人就是没治，说话不算数，做事糊弄人，都能把人的眼泪气出来。我说安武咱们走吧，回家去！

老太太脑袋一歪，瞪我一眼说：“你这个小姑娘，真会出精使怪。亏你俩是双胞胎，安武可多懂事，要我说都不像一个妈生的！”

正在这时，躺在炕梢的昏睡者开口说话了。

“没有人做梦不会飞，他要是以为自己不会飞，那是他记性不好。人类最初的时候，个个都是一只大鸟，在天空飞够了才落地成人。他们开始造房子，种田，做许多事情，忙忙碌碌地过起日子。当然还是鸟类比人类轻松。人反悔也没用，反正是变不回去了。”

“不对吧，人不是猴子变的吗？”安武吃惊地说。

昏睡者也许是说梦话，或者是装睡，当他发觉自己露了馅，再也不吭声了。

“人的进化是个漫长的过程，当过一阵猴子也未尝不可。”老太太在一边帮腔，“人忘不掉从前长着一对大翅膀，所以要做梦飞起来。”

兔子

我们抱回家两只大兔子，不久生下了一窝小兔子。

兔子多得喂不过来，饿极了使劲钻洞，弃窝而逃。没逃走的兔子，安武舍不得

杀,只好留给别人偷去。经我喂大的鸡命运也差不多,我们正要一只一只地杀它们时,全都不见了,可能是跑到别人家的饭桌上去了。有个叫二驴子的家伙,留级生,竟然在胡同口出售安武的兔子。大兔子一元,小兔子五毛,加起来七八只,卖到最后一只大的,半价处理给一个捡破烂的老太婆。捡破烂的人什么便宜都捡,有时还从人家晾衣绳上捡东西。二驴子刚把兔子卖完,安武赶上前来,抡起棍子乱打一气。二驴子嗷嗷叫,捡破烂的老太婆趁机拎起麻袋,溜走了。

“行啦,安武,别养兔子了。”我呵呵笑着劝告他,“你把兔子锁在仓房里吃烂土豆、烂白菜,多没意思!”

“傻瓜,又有一只母兔下崽子啦。你要是去看,大兔会把小兔吃掉的。”

“你才是傻瓜!生孩子又不是丢人现眼的事,母兔怎么会吃自己的孩子?它肯定是饿傻了,要不就是食物中毒,发疯了。”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我的兔子没有一只不比你聪明。”

安武只会说大话,到了冬天,兔子全都没影了,哪有什么兔皮褥子?天那么冷,我倒想把刚出生的小兔子装在棉手套里。

早晨,老校长家的院子白雪覆盖,窗上结满了冰霜。昨天的牛奶还搁在窗台上,早冻住了。没有空奶瓶怎么取牛奶?我回家对爸讲了,他就过去看。爸回来说老校长的夫人病得很重,发烧,想吃苹果。“冰天雪地的,但愿别出事。”他很担心。

冬天的好处是到处积雪,上学的路上有一段一段黑亮亮的冰面。我们对准目标紧跑几步,身体一扭——嗖的一下滑了过去。乍着胳膊,像燕子一样。那种又厚又笨的单指棉手套也没用,焐不热,手快冻掉了。我对安武说,咱们把活的小兔子放进手套里,该有多么暖和啊!安武说我才不让你拿我的小兔子胡来,你是个爱胡思乱想的傻瓜。我们把手伸进棉袄,藏在那块连着棉裤的靶形肚兜里,贴着自己的热肚皮。没了胳膊,走起路来棉袄直往上窜,怎么也走不快。

爸上街一个苹果也没买到,经他通知到来的人也没带来苹果。他们切了一片青萝卜给老太太,老太太舔几口,咂咂嘴,像一只可爱的大兔子,然后就咽气了。蝙蝠也来了。他妈妈长得非常漂亮,冲那四只窝在他三舅——昏睡者脚边的小灰